

4月23日至24日，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在京举行。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群、浙江仙居下汤遗址、甘肃临洮寺洼遗址、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10个项目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全科型”遗址 展现较为完整的远古社会

自2021年9月因“水”而现以来，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群不断给世人带来惊喜，被国内外权威专家论证为“特殊、罕见、价值重大、具有世界性意义”，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濛溪河遗址群第一地点(即

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群 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濛溪河遗址)面积约1.2万平方米。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2年—2023年进行了抢救性发掘,2024年开展第一次主动性发掘,并同步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发现极为丰富的旧石器文化遗存,以及大量古环境与年代学等科学信息。

遗址共发掘300平方米,已累计出土编号石器、化石标本1.51万件,大中型木质遗物0.21万件,收集各类土样1.79万件,挑选植物种子及果实等6.22万件,石制品与化石碎屑20.2万件。同步调查确认了包含86个遗址点的濛溪河文化类型的遗址群,广泛分布在沱江和涪江流域的浅丘

地貌区,其文化面貌是以硅化木为主要石器原料,制作以刮削器为主的小型石器组合;并同步发现硅化木原料点120余处。

考古队坚持问题导向和保护同步,联合国内外权威专家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其中测年显示遗址处在距今8万至6万年,是现代人类演化的关键阶段。值得一提的是,遗址饱水的埋藏环境极为罕见地保存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远古社会,是国际罕见的同时包含丰富石器、动物与植物遗存的“全科型”遗址,是现代人类起源扩散阶段唯一发现有丰富植物的遗址,并确认了系列国内国际最早阶段

的行为现代性证据。

全新证据 对东亚现代人起源演化认知取得重大突破

东亚现代人的由来是学术界与公众聚焦的热点问题,以四川省资阳市濛溪河遗址为代表的濛溪河遗址群,为揭开这个谜题提供了系统性全新证据。

距今约10万—5万年的濛溪河遗址群硅质岩小石器工业的发现,系统填补了中国南方到东南亚本阶段文化的空白,为东亚早中期石器文化转型研究提

供了关键实证。同时,遗址确认了中国南方早期现代人为特征,前所未有的丰富动植物遗存特别是植物遗存也填补了本阶段植物发现与利用的空白。

此外,华南本地传统的新石器文化及遗址群的发现、一系列现代人行为的确认、对动植物的广谱利用和晚更新世早期栖居形态与景观的复原,清晰展现出百万年人类史关键节点上的历史场景,填补了现代人演化研究的关键时间、空间及人类行为、文化空白,有力地证明了过去认为相对“滞后”的东亚古人类并不沉寂,相反,其石器技术不仅继承了本地传统,还相当活跃地发展出各类复杂的现代性行为,是对一系列国际重大学术问题特别是东亚现代人起源演化和源远流长的早期文化发展认识的重大突破。

十四届市委第五轮巡察 全部完成进驻 第二批巡察各市委巡察组联 系方式公布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雪钰）近日，十四届市委第五轮巡察完成第二批进驻。此前，已完成对首批进驻16个部门(单位)的现场巡察。目前，第二批共安排8个巡察组，巡察18个部门(单位)。其中对市发改委、市民政局、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市水务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总工会8个市级部门开展常规巡察；在省委巡视组指导下，对市委组织部、市纪委监委机关、市人民检察院、市中级人民法院4家单位开展联动巡察；对市人才发展促进中心、沱江流域生态保护和發展促进中心开展延伸巡察；对锦江区委政法委、青羊区委政法委、武侯区委政法

委、金牛区委政法委4个区(市)县部门开展提级巡察。据悉，第二批现场巡察预计将于5月下旬结束。

巡察期间，各市委巡察组设置专门值班电话、意见箱、电子邮箱和“四川码上巡”二维码。受理电话信访的时间为工作日9:00至17:00。巡察组主要受理反映被巡察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和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以及重点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以及巡视巡察整改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对其他不属于巡察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由被巡察单位和有关部门认真处理。

六万年前的川味密码

解码濛溪河人的餐桌与生活图景

一颗花椒： 六万年前的“川味基因”

“麻辣”一词，早已刻入川渝的DNA。但你是否想过，四川的“麻辣”历史，早在6万年前的远古时期就已经开启。

2023年深秋，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项目负责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所长郑喆轩在遗址的浮选土样中，发现了一颗直径不足3毫米的黑色种子。经过长达一年的显微观察，形态比对与碳十四测年，这颗不起眼的颗粒被确认为野生花椒，年代锁定在距今约6万年前。这一发现瞬间点燃了考古队的热情——“这是四川人吃麻的祖传基因！”

作为本土原生香料，花椒与外来引人的胡椒、辣椒形成鲜明对比，堪称中国传统辛香料的典型代表。花椒在古代与传统香料文化有着深厚渊源，其与姜、茱萸构成“三香”组合，同时又和胡椒、辣椒并称为“三椒”。考古发现为此提供了实证：山东唐古西周遗址与云南昆明玉碑地遗址中，花椒均被发现于灰坑遗迹，推测其可能已被应用于饮食领域。在先秦时期的考古遗存里，花椒常与瓜果蔬菜伴出，表明这种香料很可能早已融入日常膳食体系。但这一颗6万年前的花椒，可谓资历最老、“地位”也最为特殊，让濛溪河遗址成为全世界有



遗址中发现的花椒

人类活动相关遗址中最早发现花椒的地方。

古人如何食用花椒？曾侯乙墓曾出土大量花椒，其铜鼎、炉盘及食具盒内还残留鲫鱼刺。结合明代典籍《遵生八笺》记载的湖广地区鲈鱼制法，以及当时河泊所征收的“椒料杂课”记录，可推断墓中花椒或许用于鱼类菜肴的烹制。

在6万年前的川渝大地上，郑喆轩推测，濛溪河人或许会将野生花椒与肉类一同炙烤，利用其辛香掩盖腥膻，或将其捣碎涂抹于食物表面。这颗花椒不仅是“川菜灵魂”的远古注脚，更暗示着古四川人对植物特性的深刻认知——他们早已超越单纯果腹的需求，开始追求味觉的层次感。



壳斗科 水青冈属



葡萄科 葛藟葡萄



英莲科 接骨草



酢浆草科 酢浆草



唇形科 筋骨草属



蔷薇科 悬钩子属

(遗址中发现的部分植物种子)

餐桌之外： 广谱生业与末次冰期的 生存密码

濛溪河遗址的价值，当然远不止于复原古人的餐桌。濛溪河遗址年代(距今8万—6万年)恰好处于十分关键的距今10万年到5万年前的“东亚现代人演化发展的瓶颈期”。过去，由于缺乏该时段遗址，主流观点认为东亚古人类因末次冰期气候剧变而濒临灭绝，直至4万年前才被非洲迁徙而来的现代人取代。

濛溪河遗址群的发现彻底打破了这一假说：这里不仅保存了连续的文化层，更以硅化木石器、立体工具体系(石、骨、木器并存)和复杂行为证据，证明东亚古人类独立演化出与现代人相当的认知能力。这也意味着，当其他大陆的古人类还在追逐猛犸象时，东亚的先民已建立起包含狩猎、采集、渔捞的复合生计模式。这种超前适应性，或许正是他们挺过冰期考验的关键。

同时，在满足温饱与口腹之欲之后，濛溪河人也开始追求精神的丰盈。在石头和动植物遗存上，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系统刻画痕迹，其中植物上的刻画痕迹是目前全球发现最早且独一无二的实证。濛溪河人在多种介质上进行刻画，有些痕迹或组成排比较复杂，还在骨片上、植物上穿孔，是在东亚地区首次发现当时人类系统的象征性行为证据。象征性行为是指通过具体事物或动作来表达抽象概念、思想感情或社会文化意义的行为。可见，这样的行为脱离了单纯生存所需，是对精神生活的一种追求，证明6万年前的人类在温饱之余，已经开始萌发对美的感知与表达。

关于未来发掘计划，郑喆轩透露，濛溪河遗址2025年的主动发掘申请已经获批，将运用超声波浮选等技术精细发掘，重点研究填补东亚10万至5万年前环境信息空白及罕见植物遗存。

■ 新闻多一点 ■ 在微型博物馆 一窥遗址样貌

在濛溪河遗址旁，一座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资阳市博物馆联合打造的资阳濛溪河遗址微型博物馆已免费开放。记者了解到，博物馆陈列内容分为“序章：遗址的发现与古环境的重建”“第一单元：生产资料——采集狩猎工具的制作和使用”“第二单元：生活对象——动植物资源的利用与食谱构成”“第三单元：精神世界——象征和艺术意识的萌芽”“尾声：未尽的探索”5个篇章，对濛溪河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进行了展示。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茹懿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火塘与烧骨： 旧石器时代的“烧烤盛宴”

作为人类最早掌握的烹饪技术之一，烧烤的历史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考古证据显示：约170万年前，中国元谋人可能已经开始用火烤制食物；60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遗址、30万年前的襄汾丁村遗址均发现烧烤痕迹的动物骨骼；新石器时代(约7000年前)的浙江马家浜文化遗址出土了陶制炉算，功能类似现代烧烤架，被称为“烧烤架鼻祖”。那么6万年前濛溪河的烧烤，又有怎样的独特之处？

而如今烧烤主打串烧，以家畜家禽等肉食和蔬菜为主不同，濛溪河烧烤的食材可谓“硬核”。在濛溪河遗址出土的大量动物化石中，一块剑齿象上下颌骨之间烧焦的木头十分引人注目。考古专家推断，濛溪河人会食用烤剑齿象头。作为一种古老的生物，目前发现最早的剑齿象化石来自中国兰州盆地，年代可能达到1100万年，而科学家推测最大的剑齿象体长约9米，高4米至5米，光是象牙就长达3米多，体重更是达到十多吨。

如此庞然大物，是如何被濛溪河人搬上烧烤架的？

在遗址中，考古工作者们发现了许多烧焦的植物种子、烧骨等，一系列考古证据拼凑出了一条近乎完整的“烧烤链”：动物化石上清晰的切割、砍砸痕迹，以及集中处理剑齿象的区域等，显示出濛溪河人猎杀、屠宰猎物 and 集中处理食材的过程；炭化植物、烧骨堆、火塘等人类系统用火证据，仿佛指向群体分食的社会场景。更令人惊叹的是功能分区——石器加工区、动物消费区等井然有序。透过种种历史的印记，我们仿佛能想象6万年前的某个夜晚，濛溪河人围坐在火堆旁，用木棍翻烤着剑齿象肉，油脂滴落火中发出“滋滋”声响，空气中弥漫着椒香与肉香交织的气息。

野味山珍： 肉类、蔬菜、水果、坚果一应俱全

在濛溪河所处的旧石器时代，人类主要通过狩猎采集等方式，从自然界攫取资源。“此前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标志着人类单一攫取经济模式结束的广谱生业经济发生在距今2万年至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末期。”提到濛溪河遗址的生业模式，郑喆轩表示，“通过濛溪河遗址的发现，我们得以将这一阶段提前至距今8万年至6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这是对人类认知能力、技术与生计模式发展认识的重要突破。”

尽管在当时仅仅依靠狩猎采集，但濛溪河人的“食谱”却很丰富。动物蛋白方面，他们猎杀剑齿象、中国犀等巨兽，捕捉鱼类、龟鳖等水生动物和鸟类，甚至围猎虎、熊等猛兽，还有水鹿、水牛、猕猴、獐、豪猪、蛇等一系列动物化石，揭示出当时濛溪河畔良好的生态环境与濛溪河人的肉食多样来源。另一边，植物资源也十分多元：鉴定出来的植物遗存已有壳斗科、十字花科、葫芦科等37科53属，包括树木、果实、种子、孢粉，极为丰富地保留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大量植物信息。

除了蔬菜，濛溪河人也有自己的“每日坚果”：遗址中出土了目前人类相关遗址中最早发现的核桃，为他们提供优质脂肪；既不属于果类又不属于谷类的橡子，脂肪、蛋白、维生素B都高于五谷；葛藟葡萄、乌菰莓等浆果，不仅酸甜可口，还能补充维生素。尤为难得的是，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中，半数上仍在现代人食谱之列，暗示着人类对可食用植物的认知具有惊人的延续性。

遗址中还发现了药用植物富集区——接骨草、筋骨草等在现代中医中用于活血化淤，或许已被濛溪河人用于治疗狩猎中的跌打损伤；酢浆草具有清热利湿、凉血散瘀、解毒消肿之功效；石竹科植物繁缕具有清热解暑、凉血消痈、活血止痛等功效……对此，郑喆轩惊喜地表示，“人类什么时候开始用药”是一个令人振奋的话题，“对药用植物信息的提取开创了早期人类演化领域的新纪元，也引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相关单位的高度兴趣，目前我们正计划未来联合开展研究。”一场“神农尝百草”的史诗，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早拉开序幕。